



張維中

民國六十五年生

東吳大學

就讀學校／東吳大學英文系

作品／散文散見中央日報

這個世界，究竟有那些是真實的？人與人，一層又一層的心牆，阻隔了彼此之間。在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和人相處以前，都會有了預設的立場？從不曾用心去瞭解對方，不去真正誠心的接觸，就開始認定了對方。於是因由不了解，便產生了種種的歧視。

我寫靜界，因為我從聾啞的身上，曾看見了自己的無知。曾經自以為是的想法，在真正拿出心來坦誠相見時，便一塊又一塊的崩解了。我們身在一個能聽能說的世界裡，關於看待與對待週遭的態度與誠意，卻反而比不上一個聽不見也不能說話的人。那麼，什麼是真實的？我想，那絕不是戴著面具，用著虛情假意的言詞，和聽著每一句帶著心機的話語。

關掉耳朵能聽見的，也不再說話，看看這一次，用愛來看看這個世界的另一個角落，有著什麼樣我們不曾擁有的快樂？

那就這樣，我們誰也不說話，好嗎？

靜靜地和你坐在百齡橋側的河堤上，凝望著昏暮的天空，那片被渲染的紅。

看著河濱的草坪中，有孩子們踩在斜陽映出的毯上，正揚起風箏。坐在遠處石階上的我們，清楚地看見了他們自在的奔跑，和臉上軟軟的笑。

最好再捐來一些微微的涼風。

這便是你最愛的感覺了，小祥。在你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。

我答應了你，再和你來到這地方看夕陽，所以此刻我們便認真地欣賞，誰都不說話

。幾乎以為整個的天地，就因你而闐靜了，好讓我們細細地看著這個季節的城市裡，

究竟有幾分美麗。

（快樂嗎？）我明白你不想回答，那就不要勉強。

可要踏實的快樂啊，小祥。無論你要去任何的地方，過著任何的生活姿態，都要快

樂。

只有在無聲的領域，才能確定一切的真實。

我懂的，那便是你一直存在的城國，並且領我而進，去發現那是一個沒有謊言的世界。

夜臨了，我帶你步下台階，走向靠近河邊的台上。

（保重……）

我旋開繹子的蓋，用手緩緩掬起一把千千萬萬的你，然後高舉起手奮力向天際一揮，趁著來風將你乘入夜幕，吹入河川，吹進回憶。

※

和往常一樣摸索著，我在黑魃魃的夜裡，將鑰匙插入門鎖，鑰匙卻又深陷其中，動彈不得。我了解這門的使性，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。

面對著這歷盡滄桑、朱色斑剝的木門，我衡量些腳的力度，便欲向前踹去。只怕它承受不住這打擊，而連栓不落地拉著整個門框倒去。

在這個眷村裡，留下的人戶不多了，早些年前就說著要改建，鄰居們滿懷期待的遷

離他處，默默的等待著改建完成後的新國宅，再重聚一齊。幾個寒暑過去了，看著許多從前的鄰居們，嫁了女兒又娶了媳婦，早另尋了新房子，而這眷村卻依舊佇立。失去了過去熠熠的光彩，沉默了、也蒼老了許多。

那木門果真踉蹌搖擺地向後退開了。

我一直覺得這間矮房子裡，流動著一股不均勻的空氣。這兒的每一個人，卻似也無心過問。曾幾何時起，所謂的天倫之樂都成了種奢侈。

母親正從臥房走出，在客廳整理著行李箱內的衣物，她身後的電視嘩然作響，恐她根本沒在看，只是顯得屋子內熱鬧些。

「又出國？」我問。扭開控制天花板上風扇的鈕。坐在客廳的椅上，翻覆著報紙。抬頭見那風扇笨重的旋轉，生了些同情，看它年久失修，搖搖欲墜的樣子還是將它關了起來，免得連天花板也塌了。

「是『回國』。你舅在上海，說投資了一家成衣廠，要我過去看看。」母親邊放進了幾碗泡麵，「那邊的菜太鹹，吃不慣……你房間裡我還多買了一箱。」

我沒說話。印象中已經褪去了一些畫面；一些記錄著一家人好好地坐在飯廳，吃著

母親烹飪的菜的畫面。

自從五年前父親走後的那年冬天，這個家就在母親性格的轉變下，現出日薄崦嵫的窘象。父親在退伍後，整個人栽進了期貨和股票的漩渦裡。去了大陸兩、三次，不知被什麼蠱惑，總想在大陸搞個投資。昔日背井離鄉，一個人隨軍隊來台，幾十年過著簡樸的生活，把奉獻於國安局的退休金，不知投注了多少下去。直到父親出事的那一天，我們才知道那是一個他無法承擔的數字、母親不能接受的結束。

突然爆出東西的摔落聲，鏗然地。我才知道，姊也在家，跌在地上的，想必又是那老舊無辜的打字機。

母親側過頭望了望姊的房間，不語。

姊偶爾會回來，其他的時間大多和男友在一起。她的男友是個老外，母親始知便反對，加上幾次斥責著姊沒嫁人前，不准和男人過夜不成後，母親便再也不管姊了。

「你不會想見他的。」母親突然開口，提醒了我那件事。二個星期前，在剛放假時回了外婆家一趟，婆才在聊天中，不經意的洩漏了我還有個弟弟的事。

荒謬的「八點檔」，我還心想。可卻是真真的事實。但除此，婆便三緘其口的，不

再透露任何有關係的事情，像是不願挑起什麼記憶的傷痕似的。

「你會失望的。」母親說。但無論如何，我認為這是我應盡的一些責任，既然知道了，就應當如此。母親也不願多說，只告訴了我弟出生不到幾天，便送去給了別人。母親愈是不說，我就愈是對她當時和這二十多年來，對弟的不聞不問及絕口不提而不諒解。

我自認不會如母親般地，毫無感情。

我回了房間，房門外是嘈雜的電視聲，而隔壁不定時傳來的爆響是姊氣憤敲打著老是故障的打字機。我攤開母親給我的紙張，除卻地址連姓名也沒有。窗外的對街廢地，竟也搭起「辦桌」。膨脹起令人作嘔的電子花車的噪音。我把音響調到可以對抗這一切的程度。

※

不願承認宿命，卻不得不面對命運多乖、如此弄人的現實。彷彿一切的荊棘都阻礙在你的路上了。

小祥，我們是不是還擁有著不變的默契？

「那你一定知道，總是不敢面對回憶的我，竟也想起了我們初初的照面。那一際巨大糾結的驚詫，拓疊出了一股辛酸的深長凝駐。」

以為這樣的折磨，會讓你活在陰霾中，可在你臉上卻讀不出絲毫滄桑的痕跡。小祥，是不是你天生如此的樂觀，還是早被你的人生磨練出了這份雲淡風輕。

※

照著母親給的地址，找到了弟的住處。

置身於大門前才發現，母親給的住址，竟是舅的住處。我半信半疑的按了門鈴上樓，應門的果然是久違不見的舅媽。除了婆，好些年已不再和母親那方的親戚有來往了。所以若非我介紹了我自己，舅媽也定認不出我的。

母親和父親從未在家人面前提起過，還有個弟弟的事，哥和姊在母親懷弟時，都遠遠在中壢的外婆住一起。對於有個弟弟送給別人的事，印象早已斑剝。

我說明了來意，舅媽的臉卻是黯然了，好些時候我們之間幾乎是真空般的沉默。

「見面可以……」舅媽開口了，「只是，我想保持原來的生活」。原來她也不希望讓弟知道，他有個哥和另一家人的事。我能夠了解，舅在大陸工作，留下來陪伴她的也



只有弟了。我答應了她。不久，門打開了，並走進了一個年輕人。

他很快的走進了他的房間，舅媽也起身跟了進去。沒幾分鐘他們便出來，坐回我旁邊，我才知道，那年輕人就是弟。他坐在我身旁，對我笑了笑，便沉默的一絲不語。為了打破這尷尬的氛圍，就從背包裡拿出了準備給弟的見面禮。瞄見了舅媽的眼神，緊繃的看著我，好像怕我說錯什麼，壞了承諾。我將禮物給了弟，說道：「我就是你的『表哥』。」他開心地點著頭，接了過去，但當他打開包裝時，卻一臉木然看著舅媽，隨即舅媽也看了看我。

「你，不知道？」她蹙著眉看我，滿是疑問。

不知道？挑了這幾張CD唱片，出了什麼差錯？

舅媽嘆了口氣，搖搖頭說道：「他……他聽不見的……」她垂下了頭。

我像被符咒攝住魂魄般的僵著，怔忡不語。

聲啞？我的弟弟竟然會是聽不見也無法言語的聲啞？

弟拉著舅媽的衣角，示意著看他，然後比了一連串的手勢。我只能笑著看他，再把疑惑的眼神投射到舅媽。看看弟溫和不激的手勢，想應當不是「說」些氣憤的話吧。

「他說，一定嚇到了你，讓你因有一個這樣的表弟而失望吧？」舅媽翻譯著。

「告訴他別這麼說，我不會這樣的！」我請舅媽翻譯，看著她向弟打了一連串的手語。弟看完了就轉回頭來對我笑笑，握著拳頭伸出了大拇指，向我彎了兩下。

「他向你『謝謝』。你可以對他用講的，他能『看』得懂。」舅媽說弟能讀唇語，只要正對著他而且口形清楚，弟大多能看得出來。但當自己第一次面對聾啞時，實在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溝通，既使知道了弟能讀唇語，但總覺得講起話來不太自在。

三個星期後，哥終於出現在家裡了。

向哥第一次提到了弟的事，是在我知道後幾天的電話裡。他對於弟會是聾啞也相當詫異，但詫異歸詫異，哥終究承襲了近年來家人的特質：不再為這家子的事，牽扯上太多關係。

多久沒看見哥，已經記不清。但每一次能在家裡看見他，仍是歡欣的。在這個行將瓦解的家庭中，哥還能稱的上是我可以稍微多說一些話的人。

「怎麼有空回來？」我問。

「公司後天派我去東京，這幾天案子先移交給了別人，比較沒事。」哥說，「又你

一個人？」

「一個人清靜。」

哥搖著頭淡淡地笑了一下，我不懂他的意思。軒泡了三杯咖啡，端到客廳來。軒是哥的朋友，也是當年哥被趕出家門事件的當事者。哥告訴我，他今晚要住這兒。我沒意見，姊反正不會回來，媽也不在，隨他倆挑那一間都行。只怕軒忍受不住矮房子通宵的炙熱。

想來這一家子，的確風風雨雨。弟無法和我們一同成長，而且失聰，也無法讓他知道他是我們家人；哥是全家的老大，卻沒達成母親寄望的成家生子，傻得向母親 come out 他和軒的事。姊和老外在一起，母親要留姊也留不住，至於哥，根本就是被母親轟出家門的。

哥問了我些弟的事，我卻也回答不出所以然。三個多星期來，和弟連絡的方式除了假日出門聚聚外，大抵仍是通信。但畢竟通信的時間間隔太長，所談有限，再加上對弟並非十分熟稔，不太敢去觸及一些敏感的話題。

「多主動去陪陪他、和他連絡吧。雖然他不能知道有哥哥的存在，但至少你是知道

有這個弟弟的。」哥沉默了許久，才說出這句話。軒解開了領帶，點起根菸，應和著點了點頭。

我告訴哥，對聾啞而言，傳真機是最方便的連絡工具，好比是我們的電話，只可惜家裡並沒有。翌日，回到家裡，哥和軒又走了。走進房裡才倏然發現桌上放著一台傳真機。一旁的字條留道：Happy Birthday，大哥贈。

※

從來沒有想過，一個能「談」得知心的人，竟會是聾啞。

突然發現手語是美麗的。好難想像將語言換化成了手語表達，也不失去任何說話時的情感傳遞：幽默、雀躍或悲傷。

我必須坦承，面對你是難以說謊的，小祥。

所以，欺騙著你我不過是你的表哥，便成了一種痛苦的偽裝。但願真如舅媽所說的，這樣是對你好的吧。

小祥，你必須原諒我了。

※

「『你好嗎？』怎麼比？」

坐在百齡橋旁的河堤石階上，我向著弟慢慢地說，問著他。

黃昏，草坪上有孩子們和一些同我們年齡的大學生正踢著足球。弟看得很入神。

（你好嗎？）第一會兒指著我，一會兒又將手放在鼻前和停在胸前。

後來和弟「聊天」，不再完全依賴著紙筆。有時說話的嘴形，弟無法辨識，我就以簡單的手語輔助，再不行才寫字；弟亦然。但是對我們而言，由於熟悉著每個字的發音，即使對方不發聲，我們心裡還是會默唸著，所以讀唇語並不困難。可對弟而言，從來未曾聽過每個字該是什麼音，如何去看出不同的嘴形代表什麼字，就不容易了。

（從小在家，讓父母對自己說話，聽不見，但訓練著自己，久了就知道什麼樣的嘴形代表什麼字義了。）弟慢慢地比著，配合著無聲的說話以讓我了解。

（強！）我豎起大拇指。

鴛鴦紋身？忽地想起一本書名，我將它寫在紙上問著弟。

（想女朋友啊？）弟邊打手語邊笑著。他看過那本書，一段衍生自聊齋的纏綿故事

(希望這樣，可是没人要我啊！) 我打著手語，抿著嘴。弟告訴我，其實他交過女朋友的，而且不是聾啞。起初她和弟在一起，也很有興趣跟弟學手語，但最後仍因不能適應而離開了弟。弟說，想和不是聾啞的人成為好朋友，是很難的。畢竟，生活的方式還是有不同，像他就不可能陪愛唱歌的女朋友去KTV啊。

(練習上次學過的。) 弟吸了口飲料，臉上又浮出了笑。  
(簡單！) 我用右手食指點著左手手掌。

於是弟對我打手語，我便將答案說給他「看」。十幾個詞組下來，果然都沒忘記，令弟也誇我學習力不差。停了一會兒，弟用兩隻手做出勝利的V字形手勢，然後手心相對地上下拍動。

我看了好久，終於敗給了弟。弟看我一臉茫然，在一旁偷笑著。(不會了吧！)  
真的不會了，我說。弟要我猜，從螃蟹到各種動物昆蟲仍猜不對。(到底是什麼？)

只見弟拿起紙筆，寫了斗大的兩個字：做愛。

(你好色！) 我推了下弟的頭，笑著在紙上寫著：怎麼這樣，我還沒結婚呢！

弟說，這可是一般人學不到的，他不教我，就算去跟老師學手語，老師也不會教的。我故作一臉嫌惡不屑的樣子斜眼瞄著弟，然後寫著：性高潮？

弟愣了一下，然後才擊了我一拳呵呵的笑出聲了。（誰色啊？）

我喜歡逗弟弟笑，聽見他偶而的笑聲。在別人的耳中或許並不悅耳；於我，是動聽的——充滿著無邪和原始的天籟。

我也跟著笑了。

起初，不敢帶弟去一些會牽扯到聲音為主的場所，怕觸及弟的自尊。後來才感覺，這些考慮是多心的。他早懂得如何適應著周遭和來自不同的眼光，而悠然尋出一條處世之道。弟說比起肢體殘障或臥病在床的人，他已是幸運了。

（從前的學校生活如何？）我問弟。

（在學校裡，同學們之間是快樂的。出了校園難免會面對一些同年紀的孩子，投射出怪異的眼光。漸漸懂得調適心態，也就習慣了。）

習慣了。弟說起一些不同於我們的過去或生活習慣時，常用這三個字概括了一切。

從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到高中，敬聽學校有著一貫的教育體系。高中畢業後，學校

會介紹工作給他們，大多是一些電子業之類的。弟畢業後，被介紹到一家美工公司，擔任電腦操作員，直到去年才回到學校，從事行政助理的工作。

弟說有些對聾啞誤解的流言，常也影響了他們。曾經說有組織著專門偷竊的「亞巴集團」，就使得許多公司不敢僱用他們，總覺得聾啞挺神祕，甚至不務正業。

（是他們不去……接觸……你們，所以不……瞭……解。我就不會這麼想啊！）我打著手語，是肺腑之言。弟看著我的手語，笑溢了出來。或許也是笑我手語的不熟練吧。弟將手搭在了我肩上，默默的。

薄薄的涼風溜過河面，搖動起夕陽折射下的粼粼波光。目光隨著草坪上的人而徘徊，直到太陽銜住了城市的邊緣，我們才離去。

（看場電影吧？）弟提出的意見，令我吃驚。我當然欣然答應了弟，只要他能快樂。慶幸電影和電視節目在台灣是有打上字幕的，這樣也讓弟多了一項能從事的娛樂。陪著弟，算是真正的「看電影」了。

※

你要原諒我，這樣的不坦白。關於你的身世。



我以為世界是對你不公平的，讓你幾乎對你的人生沒有自己的選擇。所以，我的不坦白，只是不希望讓你突然再去被迫接受一個超乎意料的現實。而小祥啊，我們終究是有著不變的默契。

在那一次，你第一次「回家」的夜晚。

我便明白了一切。一切。

※

終於，眷村要拆了。

半年後，接到了改建工程的通知，請村民遷離以配合改建。我知道這一次勢必是真的要拆了。母親在遷離期限的最後一個月，才火急地從上海趕回了台北，為我們另尋了暫時住處的租屋。自從舅還清了父親在大陸的欠債，並接手遺留的事業投資了間成衣廠後，母親就常因為幫舅而台北、上海兩地奔波。

眷村的拆除象徵了多少意義？對別人而言，期待改建新成的國宅，是一種團圓的新氣象；於我們，恐是結束一段暗潮洶湧的時代，而將離心力毫不留情地浮現在檯面。

弟堅持要來眷村看看，當然他不會知道那就是他本該成長度過童年的地方，我心想

。出乎我意料的是母親準備了一桌滿滿的菜，為了最後一次在這矮房子裡的晚餐。仔細想想，這或許也是全家第一次的團圓嗎？倘若供在客廳的父親靈位，和媽排斥的哥和軒都算在內的話。大夥因為搬家而聚在一起，卻很難想像那產生的氛圍：大家都明白弟與我們的關係，竟對於和他第一次吃飯時，能夠沒有任何交談。尤其母親的態度，更另我無法置信。

「我想租了新房後，空一間房間給弟」。我說，趁著弟低頭吃飯時，他並不知道我在說話。我的話割破闐靜，每個人都看了我一眼，彷彿破壞了世界的平和。

「要弟回來住？跟舅媽說過了嗎？」哥問。

「沒有。打算這麼做……一家人總該在一起的。」我又繼續說，「母親和我各一間，還剩一間就給弟。」至於哥，已和軒在外合買了房子。

姊狠狠地白了我一眼，冷冷地問：「我呢？」

「妳不早跟妳男朋友在一起，何必留一個房間等妳回來度假一樣！」哥話一出，才感覺口氣重了些。

「把我趕走，去迎接這個從未跟我們一起生活的人？」姊回了一句。

電鈴忽地響起，姊瞪了我們一眼，甩開了椅子，提起方才整理好的他的衣物，便往屋外走去。此時弟才抬頭，一臉心生迷惘。

「去享受你們的天倫之樂吧！」姊又灼了弟一眼。

（怎麼了？）弟看了我一眼，又看著姊。

「你別對我比手劃腳，我看不懂！」姊怒氣瀰漫著。

（姊慢慢說，我才看得懂啊。）

「我才不在乎住不住在這裡。我走！」

（正對著我慢慢說……）

「走！妳走，你們全部滾出這房子！」母親的聲音自喉嚨中爆裂出來，將我錯愕的魂鎮了下來。母親終於無法按捺，她用力摔下碗筷，向房間衝去。

姊停了一會兒，像在猶豫什麼，最後，仍步出了屋子。門外是那老外。

夜晚，我和弟搭了火車踉踉地奔向中壢的婆家，如逃離一場致命的戰爭。哥要我回外婆家，休息幾天再回來。至於母親和家裡的一切，就交給他吧。

一路上的顛簸，晃得我仍精神不定。

（謝謝你的好意，可是，我不會回你們家住的。）弟冷靜而堅決地打著語。

（你，都知道？）原來弟早就知道我是他哥哥的事，知道著一切的。

（我不能離開他們，即使並不是親生父母。他們大可再將我送給別人，去找一個正常的孩子，但他們沒有。我仍是他們唯一的小孩。）

（母親也不會排斥你的。）

（或許吧……但我不想再去打碎另一個家了。）

那晚，婆在弟睡去後才告訴我，母親和父親的婚姻在懷弟時就急速下降了。弟並不是天生的聾啞，是在幾個月大時的一次發燒，才造成失聰。父親因此怪罪母親失責，也將對母親的不滿轉移至弟的身上。在母親忍受不了父親軍人式的強悍作風下，終於接受婆的建議，將弟送給了一直沒有孩子的舅及舅媽。

婆說，弟不願提起，也許是不希望將過去造成家庭失睦的事，再次浮現。也許也不希望，當我知道原因而諒解母親後，卻又因此怪起過世的父親。

弟是懂事的，我了解。

大三的那一年，弟因為舅將部份資金從上海遷至舊金山，和舅媽一起住去了美國。

（我們還有傳真機啊，可以像以前一樣，你來我往的一整夜！）我想起送走弟時，他這樣颯颯地打著手語安慰著我。

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弟。半年多後，弟便去世了。而且竟還是在弟死了兩個星期後，舅媽才寫信告訴了這消息。也才明白兩個星期以來，沒有回傳真的原因。

廠房的一半都燒掉了，弟的房間靠近廠房，著火時弟聽不見警鈴，就這樣結局了生命。

※

沒有人應該為我們的故事，犧牲了生命的。我一直這麼相信著。

所以我說，好像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命運多乖的現實了；否則怎麼玩弄著你，到我們都招架不住的地步了呢？

也許你仍是接受了一切發生的事與願違，就像你早已習慣生活在一個寂靜的世界，卻沒有抱怨。在一個聽不見塵世複雜與謊言虛偽的城國裡，帶我發現了真實的，快樂。

在機場從舅媽的手中輕輕地捧過了妳，我並沒有因顫抖的手而哭泣。

小祥，我知道你不會希望我哭的。

所以，我不哭。

霞光斂退裡，我帶你來到了這裡。打算就在這邊，一個你最愛的感覺的地方，與你告別。

吹微風、看夕陽、看孩子們在草坪上自在地奔跑。

一個不需要用到雙耳，便能感受到的美好。

小祥，那就這樣，我們誰也不說話。

靜靜地和你坐在百齡橋側的河堤上，凝望著昏暮的天空，那片被渲染的紅。

這是一篇以眷村為背景的小說。即將改建的眷村年久失修的「家」，內裏也早已分崩離析：父親出走大陸、哥哥鬧同性戀、姊姊男友是老外、母親也無心理家，家只是暴力衝突的場域，這期間，「我」則重新找到了聾啞的親弟弟，在無聲的靜界交往中，感受到可貴的沒有謊言的親情。

作者以兩個家庭的不同氛圍作對比，以聾啞人的真摯善良突顯有聲的世界之喧嘩吵嚷、缺乏愛心和關懷；在溫馨的平靜的「對話」中，插敘兄弟重見始末以及家的崩潰。結尾弟弟一家移民美國，一次廚房失火中，弟弟聽不見警鈴，喪命火窟，如此安排，雖然合理，卻不免倉遽。也許，作者正是要表達命運之無可奈何吧？